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 第十四回 于侍郎封章薦士 寧主政應詔陳言

卻說孫謀聽得于厚庵來拜，心中大喜道：「我正要去找他。」細看片子背後。寫著寓南橫街東頭路北，次早便叫套車，拜于厚庵。不料去得太早，厚庵尚未起來，京裡的長隨乖覺不過，曉得他是新貴，小主人昨天去拜他的，忙請在客廳裡坐了，便進去回稟主人。孫謀踱到客廳一望，原來陳設不俗，居然也有張番菜桌子，幾張洋椅子，兩旁掛了些外洋的照像，如拿破崙等類，一尺多長的照片俱有，曉得他是到上海買來的。暗道：此人也算酷慕新法了。停了好一會，簾子動處，厚庵衣冠端正的出來，兩人行禮敘坐。家人端上茶來，厚庵仍是送茶，孫謀道：「昨承枉駕，失迎之至。」厚庵欠身道：「豈敢！小弟聽得吾兄是當今志士，仰慕的了不得，特地拜訪，如今我們同在京城，可以時常請教，還望捐免了一切俗套才是。吾兄莫如寬了衣帽，到弟書房裡去談談，就在舍下便飯，不知帶了便衣沒有？」孫謀道：「便衣是帶的，今天有位朋友請吃飯，約在廣和居，賞飯是謝謝，倒不如我們同去一走。好在這位敝友，也是同志，吾兄料想也認得的。」厚庵問是誰？孫謀道：「張大軍機的世兄，表字伯能的便是。」厚庵鼓掌道：「認得認得，這是小弟極知己的朋友，吾兄眼力果然不錯，此人品行學問，件件過得去。雖如此說，現在時候還早，停一會兒同去不遲，還請吾兄換了便衣，到書房裡坐一刻。」孫謀道：「好極！」於是叫人把車上的便衣取來，換好了，回到書房。只見小小三間，一派藤竹器具，眼目為之一清，架上幾疊洋裝書籍，也不見有什麼墨卷殿試策等類，孫謀肅然起敬道：「我公名下無虛，比那時下大人先生，真有雅鄭之別。」厚庵道：「小弟亦徒有其表，實在沒得什麼。學問，幸還自己知道世間各種學問，斷然不是幾句爛時文包括得了的。小弟雖不才，這些意見，卻能消融淨盡，倘承吾兄教導些當世之務，自覺尚能領會一二，只求不吝教誨方好。」孫謀謙道：「小弟學問也淺，雖然有一知半解，也是道聽途說罷了。吾兄有志講求，只要在公德上留意，至於科學的道理，我們連普通尚且通不了，不知道比起泰西人來，蒙小學能學全沒有？如今翻譯出來的書漸漸多了，其中也有好的，也有不好的，在乎各人自己領略。據我看來，亦很有些文理不通的夾在裡面，好像一幅錦繡，被他剪裁的割割裂裂，還有什麼好看。所以看翻譯書，也要自己有力揀擇才好。」厚庵聽他這篇說話，心裡很覺不錯，又問起他從前著的那部書來，孫謀道：「被幾位頑固老先生毀了板子，外間書坊裡不敢賣的了，底本我還有幾部，吾兄要看，叫人送來便了。」厚庵又問他有沒有新著作？孫謀答道：「是有幾種，也不多，我專做時務條陳，積了一厚本稿子，前天托伯能兄轉呈與張老伯，正要取回與吾兄商訂商訂，我們明兒再細談罷。」

說話時，厚庵身邊摸出一個金錶，瞧了一瞧，見是□一點多鐘，就叫家人套車，兩人同上廣和居，主人已到多時，厚庵見還有一位，是盧尚書的世兄盧子瑜在座，還有一位卻不認得，問起姓名，才知也是新點主事楊慕樵。當下入席縱談，只有孫謀的話，滔滔不絕，說的盡是外國的政治，比中國政治好的去處。慕樵駁道：「你這話我有些不大相信，外國的政治那般好，為什麼法國的皇帝路易會被人刺死，美國總統林肯會被人用手槍打死，難道他們不曉得君臣的大道理麼？」孫謀道：「吾兄讀西史錯會了，法王路易，是專制的君主，猶如我們中國桀紂一般，大眾捉去殺了他，本是應該的。美總統林肯固然是好，但他一個人，跑到戲館裡去聽戲，仇家害了他的性命，這是出於不料。要知外國的皇帝。自以為和百姓沒有多餘的分等，百姓看得皇帝亦然，不像中國理學先生所講的，只有皇帝一面，沒得百姓一面，但是中外制度從古不同，自然不能通行外國政體。然而要國家強盛，總須要學他一二，我只佩服他們有團體，一樁事情，肯大家出力，不想從中取利。譬如中國學了那美國法國的百姓，有起權力來，還能安靜嗎？一定大家想做皇帝，你爭我奪，弄到後來，被外國人看出破綻，漁翁得利也未可知。所以共和政體是萬萬行不得的，只要想個法子，改了現在的各種弊端，學上人家一兩件好處，也就慢慢的強盛起來了。」慕樵點頭稱是。伯能、厚庵、子瑜三人，聽他說得和平近理，自然心上佩服。伯能看看左右，沒得外人，便低低對孫謀說道：「吾兄所擬條陳，家嚴極其賞識，想呈今上御覽，還須另騰一通方好。」孫謀肅然答道：「小弟原意想求老大人代奏，這都是當務之急，可以實行的，知而不言，亦是我們臣子之罪，且等老大人看過一遍，只要沒有違礙之處，小弟自當恭繕好了，求老大人代為呈進。」厚庵方知孫謀條陳，已有張公代奏，也自代為欣幸。便請伺他條陳內大略是些什麼主意？孫謀道：「頭緒極多，口述不來，況且事情關係很大，也不便預先洩漏，吾兄一定要知就裡，請飯後在駕敝寓，一觀底稿罷。盧兄、楊兄都是看見過的，還求諸公切勿傳說與人，這是極要緊的。」四人諾諾答應道：「寧兄但請放心，我等正要待兄出來扶持中國，那肯破壞了這種大事業呢？」當下暢飲盡歡。席散之後，孫謀和厚庵同回寓所，把條陳底稿給厚庵大略看了一遍，就請淡然、力夫合騰一分，送于侍郎處。厚庵回去，就對他父親誇說孫謀的才學，又言張大軍機有保舉他的意思。于侍郎也□分欽佩。自此寧、于二人，結成了莫逆之交，天天往來不絕。

過了幾日，孫謀的條陳也抄好了，托厚庵轉呈侍郎于公，于公讀了一遍，雖有幾樁和自己的意見不同，也很賞識他的才氣。又因他是兒子的至好朋友，不免推愛及他，特誠請他吃飯。約了幾位老輩作陪，孫謀執子姪之禮。席間恭恭敬敬，沒有放言高論，因此于侍郎覺著他老成穩練，深喜兒子得了個益友。次日，侍郎從衙門裡回來，才脫去衣服，突然的張大軍機的少爺來見，侍郎出去相陪，伯能說：「家嚴再三致意，現在有位吏部主事寧有守，聞得和世兄交好，學問也好，人品也好，他的著作已上呈御覽，聖意很以他說的為是。老伯可否上個折子。保薦他一番，上頭必然立時重用，那時老伯也有光彩，不知老伯意下如何？」于侍郎道：「極承尊大人關照，寧君學問，兄弟也略見一斑，昨兒請他便飯，談了多時，卻也安詳純粹，正待要保舉他，又蒙尊大人這般關照，尊大人如此關切，真不愧為以人事君，不勝欽仰。這折子兄弟自當效勞，煩世兄回稟尊大人便了。」伯能稱謝，便找厚庵，厚庵已出去了，只得告退。

于侍郎送客回來，心中甚喜，晚間厚庵回來，父子商量，擬議奏折的底稿。侍郎寫了幾行，只覺得落套，就教厚庵起稿。看他坐在旁邊，凝思一回，颯颯的一揮就是一二□行，侍郎忍不住取過來，從頭看去，說的盡是時勢上面的話，還沒有說到薦賢，便搖頭道：「不妥不妥，從來做奏折的訣竅，總要開門見山，你想聖躬一日萬機，那有許多工夫來看你的這些閒話。」厚庵道：「父親主意錯了，這番薦賢的事，是極鄭重的，須要說到時局艱難，非倚畀這人不妥，皇上才看得他起。不然，和尋常保舉人一般，上頭還是照例話呢！況且我們自己也要顯些本事，給上頭知道，這是極要緊的一個折子，不好草率的。待孩兒且把稿子通通起好，再聽父親斟酌便了。」侍郎想想他兒子的話，倒也不錯，就聽他做下去，只見他接了稿子，又坐在那裡，凝思一回，又走到書房裡，查書去了。足足有一個時辰，天已二鼓，才把稿子送上來。侍郎從頭至尾，朗讀一遍，大喜道：「我起初看來只道鬆泛，那知接下去，一層緊一層，很得古文筆法，此稿也不須改動，待我明兒親自騰寫便了。」厚庵被他父親贊的洋洋得意，自己也覺如此方對得住孫謀。侍郎又道：「你也辛苦了，可去歇息，明兒找了寧孫謀來，看過底稿，我後天就遞上去。」厚庵告退自回臥室。

次日午飯後，果然約了孫謀來，其時于侍郎足足寫了半天，把這奏折方才騰好，厚庵進來稟道：「孫謀已到。」侍郎袖了折稿出去會他，厚庵跟在後面。孫謀見過侍郎，作了一個揖，謝他保舉之情，然後侍郎將折稿交他細閱，孫謀接來看了一遍，又稱謝道：「老伯如此切實入奏，小姪感激難言，將來自當竭盡愚忠，以答主知而副厚意。」侍郎聽了，自是歡喜。孫謀辭別回去，在寓預備奏對的一番說話，又和魏、于二人說道：「事尚可為，我但能稍有權力，總當薦舉二位，好幫我辦事，大家振作精神，整頓一番，我們中國，或者還能富強起來，也未可知。切不可存心推諉。」淡然無言，力夫道：「吾兄所言不錯，我等自當效力，決不推諉，只是才學短淺，恐怕擔當不起大事。好在兄為之倡，我等二人竭盡所有本事幫忙便了。」孫謀道：「甚好，就把預備奏對的話，和他二人商酌，淡然、力夫一齊吐舌道：「你是新進的人，說到這樣深處，恐怕有些違礙，不要把事情弄得決裂了倒不好。」孫謀道：「不冒險那得成事，我是備辦著好頭顱，試他喀畢隆刀，所以不要二位出頭，等到事情有了眉目，那時一心一意，同做起來便了。」魏、于默然不語。過了一天，打聽于侍郎折子已經進去，其實張大軍機早已安排定了，上頭覽奏，立時傳旨：吏部主事

寧有守著於明日預備召見。到了次日，孫謀衣冠到朝房裡，自有人領了他進去，任他孫謀怎樣膽識，到了此時，也覺不寒而慄了。當時見了皇上，就按照禮數，行過了禮，息心靜氣，聽候諭旨。停了一會，上頭問下話來，孫謀從容奏上，這時不過奏陳大概，那知合了聖意，就一一追問下去。孫謀胸中本來熟悉，自然沒得一句對不上的，聖心大悅。奏對多時，聖上諭張大軍機破格錄用，賞了個四品京堂，預備內庭顧問。

當日退朝，朝臣裡面，紛紛議論道：「他一派邪說熒惑聖聰，將來國家一定受害不淺。」又有些八股出身的老先生，聽得他說什麼廢科舉，大家約會著上折子力爭。又有些裁官改服色的話傳揚開去，自然攻訐的人更多了，一時卻還未測上意如何，只算參奏他的預備科便了。孫謀也自猜著一二，曉得人家要和自己為難。況且張大軍機在朝，也是孤立無助，沒什麼人同他合得來的，只怕眾怨所歸，不甚妥當，因此對人分外謙恭，滿心想拉攏幾個同志，幫助自己。誰知人家都拿他不以為然，孫謀直弄得進退維谷，正是：

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與言人無二三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